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祖父的怀表

◎孙谦



孙谦：当代诗人，上世纪50年代生于宝鸡，出版诗集《风骨之书》《新月和它的反光》、诗画合集《人马座升空》《苏菲绝唱》等多部。曾获台湾《蓝星诗刊》“屈原诗奖”、首届悉尼国际汉语文学奖、北京国际诗歌奖、天铎长诗奖等。

我的身边也常常能够碰到那些不用钟表，仅仅依靠一些自然物就可以测定时间的人。这些人都是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当有谁问到现在是什么时间时，他只消看看就近的一棵树木或一座房子在日光下的投影，就可以告诉你一个大致的时间。当那自然物的投影和日光重叠了，他就会说，现在到正午了。当那自然物的投影向西偏移了，他就会根据那偏移的角度，告诉你现在是晌午几点，基本上没有大的偏差。

我没有凭借动物的眼睛、树木的投影来确认时间的本事。打从记事时，我的时间概念是从一只怀表开始的。

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会猝不及防地把手伸进祖父的怀里去掏那只宝贝一样的怀表。祖父就假装愠怒地把我的手拿开，然后把表从怀里掏出来，小心地打开表盖，让我看一看走动的表针，又把那表整个贴在我的耳朵上，让我听听“嚓嚓”的声音：“是啊，时间不过如此，它就是三根会走动的指针，就是那指针走动时的声息。”

离祖父去世的时间已有三十年了。现在，祖父的怀表通过父亲的手传到了我的手中，我能确认的是，父亲将祖父的心爱之物交给我来保管，其中必然包含了血脉传承的意思。而我此刻在想的是，关于时间跨度的问题，就是说，通过父亲交给我的祖父遗留的这只怀表，

我能否把那因死亡而中断的时间接续起来，把那已经遗失的春秋和昼夜，与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

当我的手抚摸着这因光阴被磨去了一部分镀铬层而露出黄铜本色的表壳时，我能够感受到祖父的体温。我的眼睛盯着表针停息的钟盘，我能读到祖父的生动的容颜。那是一张长方形的脸，镶嵌着深目高鼻，显示着端庄，下颌上一丛浓密适中的黑胡须，胡须上厚厚的嘴唇透露着慈祥。

我上了一下怀表，表的针依然可以走动，只是慢了许多。祖父的形象却在表针走动的变化中快了许多。他脸上、额上的皱纹在增多加深，眼睛在逐渐失去光泽，胡须由花白变为全白。随着光阴的流逝，祖父的形象在这怀表的钟盘里越来越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捕捉了。更加难以把握的，是那表走动的声息里他心跳的节拍；是那表的玻璃盘上映着他的瞳孔里晨光与晚霞的色彩。

从卧床到亡故的最后的日子里，怀表一直没有离开过祖父。

一天，父亲半开玩笑地跟祖父说：“大，那表走得不准了，我给你拿到钟表店里校一下，让人家擦洗擦洗，上点油。”“好着哩，好着哩，我听着声音都好着哩。”祖父说什么都肯把怀表让别人拿去。他的神志时清时迷，清醒的时候就会把表从怀里摸出来上上弦，然后放到耳朵上听听。他认为表只要还有

“嚓嚓”走动的声音，就是好表，时间当然也不会错。

现在我也不能说祖父的时间错位了，已经偏离了世界认定的标准时间。那是一个老人、病人自己的时间，尽管他认定的时间有时晨昏颠倒。时间在很多情形下是有着个人特质的，我们谁也不能否认个人时间的存在。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痛心疾首、刻骨铭心或灵思一现的时刻，那正是时间在我们心上留下的刻痕，它于每个人是独有的。

祖父的这只怀表是瑞士产的欧米茄，我不能确定它的生产年代，但是我能确定它停止的光景，它是在三十年前深秋的一个夜晚，我的祖父呼吸凝滞的那一刻，它的三根针也是在同一时刻停止的。从那一刻起，由这只怀表所承载的时间就中断了，据我所知，三十年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佩戴过它。从父亲手里接过它的时候，我感到它的分量，那是时间的分量。祖父一直是用这只怀表来确认时间的，它绝对有别于从猫眼里和树影里看到的时间，也有别于任何钟表所确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独有的。这个时间于我也是独有的，这个时间是消失在消逝的途中通过感觉而追溯到的心灵踪迹，它有我童年的影像，它是印象在语词中构成的回忆，我看见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过去和将来都存在。

（肖像作者 陈亮）

## 树的深意(外二首)

■曾露蝶

树，被我的世界拒之门外  
它总旁观着，我故事的燃烧  
却拿走余烬，滋养树荫

它只是沉默，在如同虚构的晦暗里  
过分地，不动声色  
仿佛我的痛苦，不值得它用嫩芽  
探进真实的生活，所以  
我一直在逃离，逃离树的俯瞰

直到现在，我坐进夏天  
坦然迎接一片清脆的余晖  
才看见树冠尖，叶的翻滚

即使风暴让一生晃动  
它也能伏住光线  
允许生活，宣告无所依的判词

## 火车的一夜

火车开进了夜里  
窗口与星星共振  
灯火陌生，一切的记忆都被重构

时间迟钝，旅人迷失车厢关节间  
气味如此嘈杂，在没有褶皱的床上  
今夜我们是无人问津的书

一缕月光逃逸进，窗前我的倒影上  
我的心跳，就此凝成霜  
寂冷地守住沉默，在一场  
仿佛下了多年的雪里  
和其他人一起栖息，在夜的扉页上

直到月亮，变成我们的眼睛  
终于离人间，遥遥几丈

## 山太稀薄

要绕开多少荒诞的人与生活  
才能走进一个林内  
借一只蝴蝶的复眼  
去打量一个石头上的世界

风早已耸立在肩膀  
带着日光扩散的呼吸  
轻轻，喊响我的名字

我才发现，夏天已经发生  
许多往事已经悬停枝头  
比叶还成熟，滚烫着太阳的金边

它们就此荡漾，化作  
滂沱的蝉声，攻陷所有空间  
可山太稀薄，受不住淋漓的回忆  
所以一只白鸟  
被挤出了巢

## 你是你自己的道路

■同亚莉

这是一个大路朝天小路纵横的世界  
你是你自己的道路  
你一直在你选择的道路上行走  
虽然有人同行但你无可替代

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  
比如金钱，比如权力，比如主义  
驱使着你与你的灵魂  
在繁荣而荒芜的世界左突右击

脆弱的你坚强的你  
一次次迷失一次次觉醒  
在世界庞大的貌似规则的系统里  
一会儿圣人一会儿疯子

你只愿做一粒尘埃  
不，甚至把自己的灵魂低于尘埃  
像路边的野草一样扎根于泥土  
历经雨雪，自由呼吸

你是你自己的道路  
无人复制无人重复  
也无人可懂  
像世界上没有两片  
相同的叶子一样  
无奈  
你是世界的唯一  
没有例外



三秦诗坛

## 夏之梦

◎王炜

波涛一样，使人无不为之欣喜。这样的场景让人震撼，这是一个好年成。

小麦黄了，丰收在望。割麦开始了，麦收的气氛是紧张的，农人深知，“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如果遇上几天雨，小麦就会发芽，对小麦的影响甚大。“春争日，夏争时。”在炎热的太阳下，麦田里、麦场上，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农人不顾一切地抢割、抢运、抢脱粒，男男女女不分昼夜，累得个个直不起腰。

小孩子帮不上忙，就在麦场上嬉戏玩耍。天快黑了，玩累了，趴在麦垛上便睡着了，大人没空管他们，仍在忙前忙后。终于，一辆辆农用车，架上车满载着小麦回家，颗颗麦粒归入粮仓，农人个个喜不自胜。这是辛劳换来的果实，这是做梦都想要的收获，怎能不叫人乐开怀呢？

夏至到来，候蝉始鸣。日头像火球一般烘烤着大地，地上的庄稼被晒得有些蔫了，一株株耷拉着脑袋垂下枝叶。树上的知了则躲在阴凉的树枝上、树叶间不停地叫着。远远望去，天地间像是一股淡淡的蒸气，左左右右晃动着，跳跃着向上升腾。

然而，天气再热，农人还是要

去劳动，他们戴着草帽，穿着汗褂，下田去锄草、去施肥、去浇水，忙得晌午连家都顾不上回。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农忙时家里有地干活，每家每户早就做好晌午饭，把饭盛在陶瓷罐里，上面放上大碗，里面盛着菜，再用小碗扣上，饭罐口的绳子上系着筷子。快到晌午时，生产队里安排人挨家挨户去收饭罐，扁担两边各挂五六个，肩挑着逐个送往地里去。农人看见饭来了，便放下手中的活，取下自己的饭罐，蹲在地上吃起来。我曾跟着送饭人去过山上的田里，其实是去玩的，学着大人，也是蹲在地上吃饭，在田间吃饭可真香啊。农人吃完后，席地躺在庄稼旁，用草帽遮住脸就睡着了。歇上一会儿，起身再接着干，一直要到天快黑才能回去。

盛夏的日子，孩子们则是无忧无虑的，下河捉蝌蚪，上树掏鸟窝，挖点野菜拌饭，小子子过家家，玩得高兴极了。大人还在田地间营务着庄稼，那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知了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在树上和草丛中聒噪地叫个不停。到了晚上，小河里数目不详的青蛙也在“呱呱——呱呱——”地叫着，离得老远还能听见。黎明，西边深蓝色的天幕间还挂着一轮淡淡的弯月，远处山峦相叠的上空仍缀着几颗星星。每当这个时分，农人便扛着锄头、铁锹，又到地里去了。

夏天的夜很短，但依然有梦。

过了谷雨，时至暮春。天气更加暖和起来，雨水增多了，农田里的庄稼正长得欢实。不过，春天的农事并未结束，正像农谚所云：“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辛勤的农人，仍在田地上默默耕作。

布谷鸟在树上响亮地叫着，提醒着人们莫忘了播种，虽然春季就要过去，庄稼还要一茬一茬地接着种。谷雨时节，禾苗在阳光雨露哺育下，一天天茁壮起来。放眼望去，田野里的景色显得更为明媚、浓郁。

立夏到了，“蝼蛄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送别春日，走进初夏，农人是欣慰的，春播时亲手种下的庄稼长大了，眼看着就要进入生长旺季，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白天变得越来越长，夜晚显得越来越短，转眼间就到了芒种节气。芒种一到，夏熟的作物要收获，夏播的种子要下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等农活交叉进行，一样也少不得。真是芒种芒种，样样都“忙”，对农人来说，这是一年最忙的季节。

小麦就要熟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成片成片像变魔术似的，渐渐地依次由绿变黄。微风轻轻拂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小麦全熟了。站在田埂上，看小麦一波一波地翻滚着金灿灿的麦浪，闭上一会儿眼睛，仿佛闻到了阵阵麦香扑鼻而来。麦浪起伏起伏，一浪翻过一浪，就像大海里的